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美国十九世纪 文论选



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

董衡巽 编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5,000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册

ISBN 7-5327-0723-7/I·369

平装本定价: 3.45 元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目 录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美国哲人……………王 班译 1

论诗人……………刘 绯译 23

埃德加·爱伦·坡

创作哲学……………李淑言译 48

诗歌原理……………陈克明译 61

纳撒尼尔·霍桑

《七个带尖角阁的房子》序言……………胡冬朵译 95

华尔特·惠特曼

1855年版《草叶集》序言……………周珏良译 98

威廉·豪威尔斯

现实主义和美国小说……………沈培镛 任生名译 123

亨利·詹姆斯

小说的艺术……………巫宁坤译 141

马克·吐温

如何讲故事……………王立礼译 166

赫姆林·加兰

艺术中的地方色彩……………董衡巽译 173

乡土小说……………董衡巽译 179

弗兰克·诺里斯

小说家的责任.....吴 劳译

为浪漫主义虚构小说一辩.....吴 劳译 192

作者简介.....董衡巽 198

后记.....董衡巽 205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二篇

美国哲人

会长先生、诸位先生：

我们学会新的一年的活动又开始了，我向诸位致敬。我们的周年庆典充满了希望，但也许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共聚一堂，不是象古希腊人那样，来竞赛力量和技巧、背诵历史、悲剧和诗歌；不是象中世纪抒情诗人那样，聚首吟诗作颂，赞美爱神；也不是象目前英国和欧洲国家首都里的人们那样，为促进科学的进步。我们这一节日迄今一直是一个亲切的标志，意味着在忙忙碌碌、无暇问津诗书的人民中，仍然保留着对文学的热爱。这种爱十分可贵，它显示了一种不可摧毁的本能。也许转机已经到来：这种爱必须而且也能够焕发一新了。这个大陆慵倦的心智就要从它那沉重的眼睑下向外探望，将要对那延宕已久的世界前景做出某些比技师匠人的技艺更为高超的贡献。我们依赖他人的时代，我们师事求教外国人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的人正涌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靠外国人丰年的残羹剩汁过日子了。这里伟业迭起，壮举层出；这些必须加以讴歌，它们也将讴歌自己。谁能怀疑诗歌将会振兴并带来一个新纪元呢？正象天琴座中那颗闪耀于中天的明星，如天文学家所称，有一天会成为一颗千载不移的北极星。

本着这一希望，我想谈谈“美国哲人”这一问题——这是个不仅我们学会的作用而且其性质要求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年复一年地来到这儿阅读美国哲人成长历程中的一个新篇章。让我们看看新的光芒、新的事迹、新的岁月给他的品格、他的职责、他的希望增添了什么。

一则出自茫昧无闻的古人的寓言，传达了这样一个尚未探究的智慧：在天地初启之时，神祇将人分工成各色人等，以便人能自奉自助，就象手掌之分为五指，更便于手的操作一样。

这个古老的寓言蕴含着一个永远新鲜而崇高的哲理：世间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只是局部地寓于所有个别人，或通过某一专长显现。只有包罗万众，才能找到这完整的人。他不是农夫，不是教授，不是技师，他涵盖一切。他能布道，能作学问，能从政，能生产，能打仗。在分工和庶务繁杂的情形中，这些职能都分配于每个人。各人分别去做这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你干你的，我忙我的。这则寓言暗喻着：一个人要保全自身的本色，就必须时时从自己的劳动中解脱去包容所有其他劳动者。但不幸的是，这元初的整体，这力量的源泉，已被分离散布于众生，被一分再分，七零八落，以至它如泼洒出去的水珠，无法再收回聚拢。在社会中，人们遭受着从主干上被肢解下来的痛苦，四处徘徊活象一个个狰狞的怪物——一段完好的手指，一支脖颈，一个肚子，一只胳膊，却从不见一个完整的人。

于是，人就蜕变成物，变成许许多多的物。农夫，这被派到田野去收获稻菽的“人”，很少因意识到他的职责的真正尊严而高兴。他只会掂斤估两，只顾他的马车，别无所求。他已沦为一个农夫，而不是一个身居农庄的人。一个手艺人很少想到他的行业有何高尚的价值，他背负行会刻板成规的重压，堕落为金钱的奴

隶。牧师成了一个摆设，律师成了法律经典，技工成了一台机器，水手成了船上的一条绳索。

在这些分工中，哲人被分派充任“智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是“思考着的人”；当他陷入穷途，沦为社会的牺牲品时，往往只是位冥想者，或者更糟，成了搬弄别人思想的应声虫。

哲人是思考着的人。这一观点道出了哲人的全部职责。大自然以其安宁静穆、意蕴深远的图景吸引着他；过往的岁月教导着他；未来的前景召唤着他。的确，每个人不正是一个学生吗？万事万物不正是为这个学生而存在的吗？而且，每一个真正的哲人不正是一位真正的导师吗？然而，正如一则古老警句所说，“事事皆有两面，明鉴错误之面”。在生活中，哲人屡屡与世人一道犯错误，失却了他的特殊地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所受的教育，观察他接受哪些主要影响。

1. 心灵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首先来自大自然。每天，日轮运行于天穹；落日西沉，迎来夜晚和繁星。风飘飘吹拂不止，草萋萋生长不息。日复一日，世间男女交谈着；观赏万物，心怀感恩之情。在这壮美的奇观之前，哲人应凝神伫立，肃然仰慕。他应在心里确定这幅壮美奇观的价值。自然对他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编织的这幅图景无穷尽地绵延伸展，不可理喻，无始无终。但总是具备循环往复之力而回归其本原。在这里，大自然一如哲人的无从寻找其起始终点的精神，如此完整，如此广阔无垠！大自然的壮丽也照耀着远方，她层层系列如光芒一样射出，忽上忽下，既无中心也无止境。大自然以其雄浑和涓细向心灵急促地展示着她自己。于是，开始了分门别类。对幼稚的心灵，每个事物都是个别的，独立的。渐渐地，心灵学会连接两类事物，发现二者的共同本质。随后，他又学会融合三种事物，三千种事物。因

而，在其贯通综合的本能的驱使下，它继续杂糅万象，减少异态，探求蜿蜒于深层中的根基。这样，相斥之物，互不相关之物连贯凝聚，在同一枝杈上绽出花朵。心灵很快认识到，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对事实的积累和分类的过程一直持续不断。但是，所谓分类，不正是意识到万物并不是混沌杂乱、互不相属的吗？不正是承认事物包含着一条法则，而这法则也是心灵的法则吗？天文学家发现几何学——人类心智的纯抽象的活动——能测量天体运行。化学家发现贯穿物质间的均衡协调和可以认识的规律。科学只不过是去查无关联的事物中探求相似，寻找同一。雄心勃勃的心智在难以驾驭的事实面前静坐观察，把一切奇特的结构，一切新奇的运动都一一予以分类，找出其规律，并不停息地以其真知使组成造物的细节和自然的边陲生机盎然。

因此，对他，对这身处高渺苍穹之下的学童，大自然显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他和自然是同本之木；一个是绿叶，一个是花朵。每条叶脉中都颤动着一种连理同枝之情。那么，这最终的根源是什么呢？不正是他心灵的灵魂吗？一个大胆的念头，一个狂放的幻梦。然而，当这精神的光芒向他揭示了更为平凡事物的法则——当他懂得崇敬灵魂，认识到现存的自然哲学仅仅是对其宏旨的初步窥探，他就会追求一个象样的创造者所需的日趋广博的知识。他将看到大自然是心灵的对应，其纷纭万象都与心灵相呼应。心灵是印章，自然是印迹。自然之美即心灵之美；天地之道乃心灵之性。大自然因而成为衡量哲人成就的标准。他对自然少一分了解，对自己的心灵就少一分掌握。于是，“了解你自己”这句古老的格言和现实的口号“研究大自然”最终成了同义箴言。

2. 哲人灵魂所得的另一伟大教诲来自前人的智慧。这智慧

或形诸文笔，或呈现于艺术，或实现于社会体制。这些过去的影
响之中，书籍的影响最为显著。让我们重新考察一下书籍的价
值，也许我们会从中发现真理，更好地衡量这一影响。

书籍的起源是高尚的。太古时代的哲人摄取他周围的世界，
对之悉心思考，用他的意念重新加以整理，然后表达出来。他的
心灵不断对世界加工翻新：进之以生活，出之为真理；进之以短
暂的行动，出之为永恒的思想；进之以事务，出之为诗章。原是死
板的事实，转眼就成了活泼泼的思想。这思想时静时动，时而蜇
伏，时而高飞，时而吸摄。创造它的心灵愈深湛，这思想愈能遨
翔高远，愈能持续动听。

可是，也许应当指出，心智之伟大，还须看其转化生活为真
理的过程之长短。它对生活的提炼愈是彻底，其成品就愈是精
纯不朽。然而，一切都不能企望完美。正如气泵无法造成绝对的
真空一样，一个艺术家也不能完全排除陈规和褊狭，使其作品长
存不衰。他也无法写一部饱含纯粹思想的杰作，仍能象对同时代
人那样在各方面对后世都有教益。由此可见，每个时代都应挥写
自己的巨作，或者说每代人都应为下一代著书立说。因此，过去
时代的书籍并不一定适用于今天。

但是贻害出现了。创造的行动，即思维的活动所具有的神圣
性一转眼沦为陈年老账。吟诗作颂的诗人被当作圣贤，于是乎，
他的诗歌也一变而为神圣。作家的心灵公正而明智，随着对这伟
人的爱戴蜕变为偶像崇拜，他的著作也被确认为完美无缺。不多
时，这著作就成了祸害，向导成了暴君。意在寻求兄弟，我们却委
身于统治者。芸芸众生迟钝而不近常理的头脑，总是难于领受理
性的熏陶，一旦接纳一种道理，一旦读了这本书，便拘泥其中。当
有人贬斥这本书时，他们就惊呼嗔怪。为了这本书，人们办学授

业，写书立传——著书者不是“思考着的人”，而是冥想者或略具才华的人。即那些一开始就陷入迷途的人，那些以公认的教条为出发点的人，而不是执著于原则的人。怯懦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以为他们有义务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①提出的观点，殊不知当这些伟人写他们的杰作时，不过是图书馆中的年青人而已。

于是，我们见不到“思考着的人”，只见到了书蠹虫。那些满腹经纶的文雅阶级，他们珍爱书籍只因为那是书，而不是因为书与自然、人生的关系。他们把书籍列为位居世界和灵魂之下的第三等货色。因而，视野所及，尽是那些辑补残篇、校订旧本的腐儒，以及各式各样的藏书迷。

这样可不好。这实际危害比我们所察觉的更大。使用得正确，书本是最好的东西；滥用时，就为害不浅。怎样正确地使用书本呢？我们想方设法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书籍无他用，只为触发人的灵感。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被书本的魅力所惑而迷失了自己的轨道，成了一颗卫星，而不是主体。活的灵魂，是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这灵魂，徜徉自如，君临万物，生机勃勃，它，人人都有权享有，人人内在都具有。尽管在大多数人身上它还塞滞着，仍在沉睡。活的灵魂能悟彻真理的极境，能说出真理，或创造真理。在创新中，它就是天才。它不是零零星星几个侥幸者的专利，而是属于每个人的真正财富。它的本质是奔流向前的。书籍，学院，艺术流派，以及各种制度，总是停滞在以往天才的几句陈词上。“这是正确的！”他们嚷道，“让我们守着它吧。”他

^①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散文作家。

们束缚了我。他们只向后看，不向前看。但天才总是向前瞻望，人的眼睛长在头前，不是生在后脑。人希望不灭，天才创造不已。创造，再创造——是至高存在的明证。无论一个人天资多么丰厚，倘若他不事创新，上帝精纯的光辉就不能照耀其身。他也许有残灰和烟雾，但不会有火焰。有创新的风尚、创新的行动、创新的言论。这种风尚、行动和言论不落俗套，不据经典，而是从心灵自身的美与善的感觉中喷涌而出。

另一方面，若是心灵不明察自身的灵光，只是从别人心中汲取真理，不经幽思反省而发现自我，那么，这真理即使是涌流不灭的光辉仍是贻害无穷。天才若将真理强加于人，就会成为天才的敌人。各国的文学史证实了我这句话。英国诗剧作家师承莎士比亚已有二百年，就是一例。

无疑有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就是严格地使书籍为人服务。思考着的人不应受自己的工具所奴役。书籍不过是学者的消闲之物。当他能亲身谒读上帝的宏旨时，时间极为宝贵，不应空耗于他人瞻仰上帝的见闻上。但是，当黑夜降临时——它势必要降临——当灵魂看不清，太阳隐藏起来，星星收回其光辉的时候，我们便求援于明灯。这明灯闪闪发光，引导我们走向黎明的东方。我们倾听旁人，是为了表达自己。一则阿拉伯寓言说：“无花果树相顾，必硕果累累”。

我们读杰出的作品所得的那种快乐真是令人惊异。这些作品总是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坚信作者和读者是相通的。我们拜读象乔叟、马韦尔或屈莱顿^① 这些伟大英国诗人的诗篇时

^① 马韦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 英国诗人。屈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 英国诗人, 剧作家。

能享受一种纯现代人的快乐，这种快乐概出于这些诗章超越了时间的局限。我们带着一种敬畏而欢快的心情惊奇地发现，这些生活在二三百年前某个消逝了的世界里的诗人，竟说出了我心中最为依恋的，我亦曾想过并几乎说出的事情。

一切心灵都相同，这一哲理已经证实。若非如此，我们就会假定存在着一种事先预定的和谐，一种对尚未投生的灵魂的预知，一种为这灵魂的未来需要所做的贮备，如同人在昆虫界所见的那样：虽然昆虫看不见未来的幼虫，但它们在有生之期已为幼虫积蓄了食物。

我并不想出于对某种学说的热爱，出于对人的本能的夸大，而轻率地贬低书籍的价值。大家知道，人体可以从任何食物中——即使是草根牛皮——摄取养料，同理，人的心智也能从任何知识中得到滋养。伟人豪杰几乎只能从印刷的书页中获得知识，别无他途，可他们仍能青史留名。我想说的是，须有一个强健的头脑才能承受这种膳食。若要读好书，先做创造者。正如一则谚语所说：“欲从西印度群岛带回财富者，须能力负财物之重。”因此，有创造性的读书，也有创造性的写作。一旦心灵被工作和创造所激奋，任意一本书读来都会意蕴丰富，熠熠发光。每个句子都寓意深长。我们会觉得作者有如世界一样浩瀚广博。我们将领悟一条永恒的真理：在凝重阴郁的日月，观瞻圣灵者所见的幻境如此短暂而稀罕，因而他的见闻也许只是他的巨作中的一小部分。慧眼人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只读那一小部分，摄取那精警的明哲，其余他都放弃，尽管那些繁冗的篇章也属于柏拉图和莎士比亚。

当然，也有一种书是有智慧的人非读不可的。历史和精密科学，惟有下苦功研读，才能领会，同样，学院也有不可废弃的职

能，即教授自然之原理。但只有以创新为旨，不以训练为务，只有把四方俊才的光辉汇聚于学院友善的学术殿堂，并以这凝聚的火光，点燃青年学生的心灵，学院才能真正有益。思想和智慧天生就不求助于设备和声望。大学的礼服，巨额的资金，即使多得能造黄金城，永远也抵不上一句半句智慧隽永的警言妙语。千万别忘记这一点，否则，美国的大学虽然一天天阔绰起来，它们的社会作用却日益下降。

3. 有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哲人须是一个隐士，一个羸弱的人，不宜从事手工或社会劳动，如同铅笔刀不可当斧子使一样。所谓“务实”的人嘲笑“多思”的人，似乎他们成天价参玄悟道，什么事也不能干。牧师总是比其他阶层更为普遍地被称做他们那个时代的哲人，可我听说他们被视为女气十足的人。他们听不到人们粗朴自然的语言，听到的只是拿腔作调，干巴巴的话语，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而且有人还提议他们终身不娶。如果这就是深思好学阶层的境遇，那是不公平、不明智的。对于哲人来说，行动是从属思想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行动，他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没有行动，思想就永远不能升华为真理。即使世界象美的云霞一样悬浮在眼前，我们甚至不能察觉它的美。不行动就是怯懦；没有勇气就不能成为哲人。行动是思想的发端，是无意识过渡到意识的必经之路。我的生活经历多充实，我所知道的就有多丰富。光凭这点，我们就能立即辨别出谁的语言生活气息浓，谁的枯索无味。

世界，这灵魂的影象，或“另一个自我”，浩渺地展现在我们周围。其魅力是钥匙，开启我的心智，使我认识自己。我兴冲冲地投奔到这轰然作响的喧腾中，我紧握身边人的手，我在这角斗场占据了我的位置，我吃苦，我耐劳。我的本能教导我，行动起

来，这哑默的深渊就会响亮地向我发话。我穿透这世界的秩序，我排遣它的恐怖，我把它安置在我日益扩展的生活圈子里。我对人生、对生活了解多少，我征服和垦植的荒野就有多少，我的自我存在和我的自身的领域就伸展多远。我真不明白人怎么能为神经的安宁和小憩的舒适而放弃他能参与的行动。行动能使他含英吐华，出语不凡。艰苦、灾祸、恼怒、匮乏都能教给他鸿词和智慧。真正的哲人珍惜每个逝去的行动机会，认为失机就意味着丧失力量。行动是原材料，心智用它塑造精美的物品。把经验转变为思想也是个奇异的过程，就象把桑叶转变成锦缎一样。这种制作过程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举动和事情，我们现在能静心地追怀观照。它们象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飘浮在空中。而近期的行动，由于我们手头的事务忙，就不是这样。对这些我们无法悉心体察。我们的感情从中穿流而过。我们对它们既无感觉也无知觉，正如我们对长在身上的脚、手和脑子没有感觉知觉一样。新近的行动仍是生活的一部分，暂时还潜藏在我们的无意识的生活中。然而在某个沉思默想的时刻，它就象一颗熟透了的果实一样从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了心灵的思想。转眼之间，它便高飞远举，变幻着形体，原是易衰的，现在成了不朽的。此时，它总是一件美妙的事物，无论其本源和处境多么卑微。再看看这突变是多么无法预料：当人世经验肤浅，好象正值幼虫期，它不能飞也不发光，它是一条不起眼的幼虫。可突然这些事物不知不觉地展开了它美丽的翼翅，成了智慧的天使。因此，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任何一事实、事件迟早都会扬弃其依附他物的怠惰特性，超脱我们的躯体而高翔于九天之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摇篮、幼年、学校和操场；对顽童、恶狗和戒尺的惧怕；对小姑娘的甜爱，对草

莓的贪馋，以及其他事情，这些都曾占据了我們整个空间，而现在都已消逝。朋友和亲戚，职业和党派，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世界，也势必要飞翔远走，引吭高歌。

当然，在正确的行动中尽心竭力的人，就能赢得最丰富的智慧。我不愿将自己置于这行动的环宇之外，把橡树移植到花盆中，让它在那儿挨饿，萎顿。我也不相信那种单一专长的进益，把一种思路情致消耗一空，象萨伏依人^①那样。这些萨伏依人镂刻牧羊人、牧羊女和口衔烟斗的德国人的雕像，在整个欧洲出售，以此谋生。一天，他们进山寻找材料，结果发现他们把所有的松树都砍光了。我们有许多作家，他们写作耗尽了思致，因而，在一种值得赞扬的动机的推动下，远航到希腊和巴勒斯坦，伴随着猎人在草原上狩猎，或在阿尔及尔四处漫游，以求充实他那可销售的库存。

即使仅仅是为了丰富语言，哲人也会企求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在乡村的劳动，在城镇对工商业的了解，与男男女女畅谈，对科学和艺术的研习，都为的是从这些活动中学得一种语言，用以说明和体现我们的见解，进行这些活动并没有白费时光。从一个人语言的贫乏或丰美，我立即看得出他的生活经历是深是浅。生活经历铺展在我们身后，象采石场，我们从中采取瓦砾和石块，建造今日的房舍。学习语言亦是如此，学院和书本仅仅是描摹了来自田间、作坊的语言而已。

但是，行动最终的价值在于它是我们的资源，正如书籍是我们的资源一样，但它比书本更好。自然界存在着盈虚起伏的伟大

① 萨伏依人(Savoyards)位于阿尔卑斯山西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交界处的萨伏依地区的居民总称。

法则。呼吸和吸气，欲望和满足，潮涨潮落，日夜更替，冷和热，尤其是每个原子和流质的内部，都显示了这一法则。我们称其为“两元对峙”法则。或如牛顿所说：“一阵阵顺畅的传导和反射。”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心灵的定律。

心智时而思索，时而行动；每一颤动都激起另一回响。当一个艺术家素材枯竭，当想象不能再描绘，当某种观念变得深奥难解，当书本令人感到厌烦，此时，哲人总会有赖以生活的资源。品行总是胜于心智。思考只是一种职能，生活才履行职能。溪流总能回溯源头。伟大的心灵不但有力量去思索，更有力量去生活。他没有喉舌和笔墨来传达真理吗？他却仍能倚仗这最基本的力量，在生活中奉行真理。这才是整体的壮举，而思索不过是片面的行动。让公理的崇高照耀他的工作，让感情的柔美愉悦他低陋的寒舍。那些与他交往共事的“无名之辈”，在他日常为人处事中感到他品行的力量，远胜于他在大众之前有准备地展露头角。时光将教导他，哲人没有虚度常人生活的时间。其间，他显露了他未遭习染的本能所含有的神圣的思想萌芽。他丧失了浮表的声势，却赢得了力量。革故鼎新有益人类的巨人，并不是出自那些教育成规已将其品性矫饰过一番的人。只有从那些前程难卜的粗野人中，从可怕的凯尔特巫师^①和北欧的狂暴斗士^②中，才能产生阿尔弗雷德^③和莎士比亚。

劳动对每个公民都是必要的，高尚的。人们正开始宣传这个道理。这让人听了高兴。无论对有知识的人或是目不识丁的人，

① 原文为Druids。古代凯尔特(Celts)人及高卢人中一些善使妖术的僧侣。

② Berserkirs，北欧传说中的武士。

③ 阿尔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 849—901)，英格兰西南部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威塞克斯王国的君主。以振兴文化著称。